

留下一支不走的工作队

王宏甲



广元的风

李汀

其实,每座城市都有风。可在在我看来,广元的风似乎更加特别。

“广元的风,昭化的葱,青川下雨如过冬。”自古以来的谚语,道出了广元一带的气候和特产。1996年,二十五岁的我,从一名乡镇干部调到广元工作。初来乍到时,有种“刘姥姥进大观园”的感觉,浑身上下都不自在,手脚无处安放。初冬,一下汽车,迎接我的就是扑面而来的冷冷风。汽车站内玻璃车窗被风吹得哗哗直响,尘土在站内打着旋儿,进站出站的人都缩着脖子,眯着眼睛,行色匆匆。我走出站,又是一股迎面风,让我一个踉跄,差点没有站稳。出家门时,母亲反复叮嘱,广元风大,别一去就弄感冒了。然后强行扣了一顶风雪帽在我头上。这下好了,风没有商量地把我的帽子刮了起来,旋出好远,才在一处邮亭旁落了下来。我背着大包小包的行囊捡起风雪帽,重新戴在头上时,邮亭里的小姑娘笑着说:“风把帽子旋跑了都是小事,昨夜风还把对面房顶都旋垮了呢!”我往对面一望,可不是嘛,钢架屋顶倾斜着在风中摇晃,几个工人正在盘算如何施工加固呢。

原来,广元地理位置特殊,川陕高速、西成高铁穿城而过。当冷空气越过秦岭南下,风沿着道路一路加速,广元便首当其冲。

一年四季的风裹着我在城里行走。春天,我从凤凰山下,骑着自行车一路呼啦啦前行,看沿街的梧桐树在风里抽出新枝。到蜀门大桥,沿城市大道骑行,再到利州大道,右拐到单位,一路春风送我。夏天,广元的天空仿佛就悬着一台免费空调,送来缕缕凉爽。无论阳光多么炙热,街头巷尾随处都有丝丝凉风袭来,拭去满身热气与满脸汗水。秋天的风是金色的,稻花香,广元这座城市仿佛就是一道金色的诗。冬天,这风来得有些狂野,像是从秦岭山中狂奔而来的一头野牛,横冲直撞,卷起漫天尘土,掀翻沿街花盆,刮走阳台上晾晒的洗衣裳。

在广元待久了,我便感到,广元的人直接,爽朗,身上似乎也有风的气质。记得我刚到广元时没有住房,天天骑车去看房屋租赁信息。在一个叫避风巷的地方,租房老大爷热情地说:“小伙子,来到这里就莫急了,房子肯定是有。”得知我刚参加工作不久,一扬手说:“我儿子在外地工作也是租房,小伙子不容易,优惠三个月房租,咋样?”我连连点头道谢。我在这里一租住就是三年,三年的时光,避风巷已经变成阳光康养产业园。现在产业园背后的高山上,建起了芳地坪、凉泉水、马头岩风电。产业园里有温泉康养,成了人们康养、休闲的好去处。我骑着自行车在产业园里转一圈,风在耳边掠过,仿佛是租房大爷在爽朗地喊我的名字。

自行车骑坏了,滨江路修车铺的王师傅,一边跟我聊天,一边就把自行车的毛病给解决了。我问:“多少钱?”王师傅说:“老顾客了,小问题,就是一千。”

谢永贵介绍,每个村集体经济社都要做好产业与销售,难度太大。所以镇党委组织力量,负责前端和后端,这样就可以使全镇各村的集体经济社以较高水平整体稳步发展。

我说:“村社一体的合作社解决了‘一户农民的单打独斗’问题,但往往还存在‘一个村的单打独斗’问题。你们却解决了这个问题。”

“主要就在于‘镇党委统领’。‘镇党委统领’就是为全镇行政村的党支部领办合作社提供服务,让各村合作社保持整体上较高水平发展。我们要求公职人员不得分村集体合作社之利,真正体现‘为人民服务’,保护好村民的积极性。”

今年秋天,毕节在鸭池镇召开观摩推广会议。乡镇党委统领合作社在毕节引起关注。它超越了“村社一体”的阶段,组织乡镇干部下沉,与村干部及农民一起,发展新的产业经济。这种新的工作机制,把党支部领办合作社拓展到了乡镇与村庄互动发展的层面。

采访中我得知,在贵州省委省政府的支持下,毕节在全市农村推行“四个留下”以衔接乡村振兴:留下一支永远不走的工作队,留下一批活力强劲的村集体经济合作社,留下一份殷实厚重的村集体经济,留下一套高效管用的乡村治理体系。这套在实践中摸索出来的方法,正在改变毕节乡村的面貌,使这片土地变得富裕丰饶,充满朝气。

左上图为奢嘎村航拍图。毕节市纳雍县羊场苗族彝族乡政府供图

四川广元风光。影像中国

不收钱。”风正好吹过,把我们的对话吹出好远。重新骑上自行车,在呼呼风声里,我感觉广元其实是多么温暖的一座城市。

记得2008年汶川地震,广元遭受重创。十多天里,我作为志愿者,骑着自行车,在大街小巷宣传震后的防疫知识,消除人们的紧张情绪。其间,我认识了紫薇苑小区的王大爷。王大爷八十六岁了,每天还在为小区志愿者送盒饭。我问他:“这么大年纪了,忙里忙外图个啥呢?”王大爷一笑:“大家都在忙呢!我喜欢做饭,也要尽力吧。”顿了顿,王大爷又说:“他们都说我做的回锅肉特别好吃!”说着,递给我一盒。我在微微的风里,站在小区的桂花树下,吃了地震后第一顿美味的回锅肉饭。现在想起来,那天的阳光和风都那么温暖。

广元还有许多让我感动的人与故事:有捐数十万元善款不留姓名的企业家;有放下自家需要照顾的幼儿,跑去重灾区救死扶伤的医生护士;有顾不上自己年迈的父母,义无反顾去了灾区的战士;还有那个奋不顾身的小女孩,只有十三岁的何翠青,地震到来的时候,她本来已经走出了寝室,可她选择转身跑回去,叫醒所有午休的同学。她因此在废墟里被埋了五十多个小时,失去了右腿。可她笑着说:我不后悔。还有站在公路两边的孩子,满脸灰土,满脸质朴,见有救援的车辆开过来,就齐刷刷站起来,举起手中的纸板:“亲人辛苦了!你们是灾区最亲的人!谢谢叔叔、阿姨、爷爷、奶奶们!”一句话一辈子忘不了:“我们像爱妈妈一样爱你们!”

想到这些,我就从心底觉得,工作与生活在广元是幸福的。我对广元的风的感受也在发生着改变,我越来越习惯这儿的风吹在身上的感觉,因为这种感觉是那样爽朗与踏实。



大地

脱贫攻坚实践中摸索出来的一套行之有效的工作方法。

四

毕节有个银川村,村里有一位刚毕业的女大学生叫吴婷。有一天,银川村党支部书记找到吴婷家里问她:“你愿意到村委会当微机员吗?”

“还没找到工作,在家待着也是待着,我就去锻炼一下吧。”吴婷说。

吴婷的工作,主要是整理资料。可她很快发现,这些资料不简单。一张张表格,关联着村里村民的日常生活。干了没多久,村里派她外出学习。这次学习打开了她的眼界,她看到农业科技推广给农民带来的实际好处,感到“被震撼到了”。回村后,吴婷被派去马树寨担任包组干部,投身到脱贫攻坚第一线。她迅速成长,在脱贫攻坚中显露才干。

“我呼吸着银川村的空气,沐浴着银川村的阳光长大。我不走了。”吴婷在这片土地上找到了更强烈的归属感:“我的父母都是银川村的农民。直到现在我才懂得,我所学的知识,应该用来回报生我养我的家乡。”

这期间,银川村党支部创建了一个村集体股份经济合作社,还建有一个猕猴桃合作社,一个冬荪合作社,一个乡村旅游合作社。3个合作社都是按产业组建的,乡党委在这3个合作社建立了党支部,由此实现党组织对集体经济的全面领导。吴婷在村庄工作中越发认识到党组织的重要作用,积极向党组织递交了入党申请书。

银川村还有比吴婷更年轻的村干部。一批年轻人参与到村庄工作中来,他们还在村民中组织各种体育赛事和歌咏比赛,村庄变得更加富有青春活力。

五

谢永贵是毕节七星关区鸭池镇党委书记,他也是一名在脱贫攻坚中成长起来的干部。

从贵州省黔南民族行政管理学校毕业后,谢永贵参加了乡镇干部选拔考试,在1700多名应试者中以第十七名的成绩被录取,分到七星关田坎乡工作。他做过乡中学的老师,后来又按照乡政府的安排,驻村包村。

谢永贵的特点是善于学习,善于总结。他担任鸭池镇党委书记后,开展的一项创新性工作是“乡镇党委统领合作社”,他用4个字概括:两包一干。

“两包就是包前端和后端。”谢永贵说:“合作社要搞得,前端得选好一个产业,后端要做好销售。镇党委组织力量来前端和后端,以统筹方式,把前端的产业选择、技术培训和终端的市场销售全包了。而村级合作社主要管实施,就是一干。”

谢永贵介绍,每个村集体经济社都要做好产业与销售,难度太大。所以镇党委组织力量,负责前端和后端,这样就可以使全镇各村的集体经济社以较高水平整体稳步发展。

我说:“村社一体的合作社解决了‘一户农民的单打独斗’问题,但往往还存在‘一个村的单打独斗’问题。你们却解决了这个问题。”

“主要就在于‘镇党委统领’。‘镇党委统领’就是为全镇行政村的党支部领办合作社提供服务,让各村合作社保持整体上较高水平发展。我们要求公职人员不得分村集体合作社之利,真正体现‘为人民服务’,保护好村民的积极性。”

今年秋天,毕节在鸭池镇召开观摩推广会议。乡镇党委统领合作社在毕节引起关注。它超越了“村社一体”的阶段,组织乡镇干部下沉,与村干部及农民一起,发展新的产业经济。这种新的工作机制,把党支部领办合作社拓展到了乡镇与村庄互动发展的层面。

采访中我得知,在贵州省委省政府的支持下,毕节在全市农村推行“四个留下”以衔接乡村振兴:留下一支永远不走的工作队,留下一批活力强劲的村集体经济合作社,留下一份殷实厚重的村集体经济,留下一套高效管用的乡村治理体系。这套在实践中摸索出来的方法,正在改变毕节乡村的面貌,使这片土地变得富裕丰饶,充满朝气。

左上图为奢嘎村航拍图。毕节市纳雍县羊场苗族彝族乡政府供图



尚未交接,会不会耽误村里脱贫攻坚的进度……幸运的是,8天后母子相见,孩子一切健康。2019年奢嘎村也成功脱贫。王艳说:“孩子生在脱贫攻坚的路上,是一段特殊的经历。”

二

黄满也是一名脱贫攻坚“特种兵”,她的“战场”在昆寨乡夹岩村。

夹岩村有6个村民组。组已经是最小的“单位”了,有个得得冲组还分为望天堂和下寨。只要看看“望天堂”这个寨名,大约也能感觉它有多高。望天堂位于夹岩村的最高峰,去望天堂要爬到山顶,然后往下走300米左右,才能到达这个“云朵中的寨子”。

“第一次去望天堂,进村一脚踩下去,稀泥淹没了鞋背。”黄满说,感到有一种凉意从脚板传到心脏。从望天堂再往下,还要走一公里山路才能到下来。她29岁了,还没结婚,在这里长期住下扶贫,能不能坚持下去?让她印象深刻的,还有一个叫“钢厂”的村民组,去钢厂往返要走3个多小时,中间要翻过3座山,才能看见山里的人家。

钢厂里面还有个窝窝寨,从钢厂去窝窝寨又有3公里。窝窝寨只有3栋房屋3家人。3家人里,有一个7岁的留守儿童在上,学校远在邻镇一个叫四新村的地方。每天,这个孩子要走5里路去学校。他的奶奶每天早晨把他送到半路的大山垭口,看着他消失在远方。傍晚,奶奶又在垭口上等着,直到孙子在远处出现,再把孩子接回家。

三

“这个孩子的求学路让我们感到很揪心。”黄满感到自己的心被这个孩子的求学路给“抓”住了。她记住了这孩子名叫陈浩予,她想,自己一定要动员这3户人家整体搬迁出来才行。

但这很不容易。她去了一趟又一趟。“每走一次,脚都会疼上几天。”脚上磨出血泡,血泡破了,变出脚茧。半年后,终于成功了,这3户人家全部搬迁到扶贫安置点。

第二年,黄满结婚了。婚后,总是丈夫从威宁县城来夹岩村看家。第三年春节,她生下一个男孩。产假结束要回村了,孩子还要哺乳,村里脱贫攻坚正在决战时刻,带着孩子怎么工作?

“生活和工作就像两座山,我都要爬一爬。”

她非常感谢自己的婆婆,婆婆提出陪她上村里去。于是,夹岩村有了“一家三辈人驻村扶贫”的故事。

虽然正在哺乳期,但黄满要干的事情还真不少。危房改造、动员搬迁、填报救助、组建村集体合作社,桩桩件件,都关联着贫困户的切身利益。除此之外,她还挂念着孤零零住在下寨半山腰的张青贵一家三口。

前年夏天,张青贵家刚被确定为易地扶贫搬迁户,黄满就去他家动员了。满以为是去告诉他们一个好消息:为她们家在昆寨乡政府所在地新建的房子里,沙发、桌子、床铺、锅碗瓢盆啥都准备好了,只要拎包入住就行。没想到张青贵就是不搬。黄满已经不记得跑他们家多少次了,那个半山腰的路一边就是悬崖,有的地方石块嶙峋,有的地方全是稀泥巴。他们吃的水是从100多米外一个岩窝里流出来的。黄满无法想象,这一家人怎么会选择在这里建房居住。更想不通的是,一次次去请他们搬迁,为什么他们今天答应搬了,转头又不想搬

一阵婴儿的啼哭声在救护车里响起……接电话的医务人员说,脱贫攻坚任务再紧急,要生孩子了,也得早点来医院呀!可是,这孩子早产生了两个多月,谁知道突然就要生产了呢!

早产的孩子太小了,需要保温箱,可救护车里没有。于是又紧急向县医院求助,希望立刻派有保温箱的救护车来接。婴儿的母亲名叫王艳,是在贵州省毕节市纳雍县羊场乡奢嘎村驻村的扶贫工作队队员。王艳大专毕业后参加了招聘考试,前几年来到这儿驻村扶贫。

那正是精准扶贫全面深入到村寨的时候,考虑到脱贫任务艰巨,纳雍县面向社会公开招聘扶贫特岗工作队队员,报考者要求大专以上学历。共有11814人报考,录取509名。这批大学生冲到扶贫一线,被当地人称为脱贫攻坚“特种兵”。

王艳和毕业于安顺学院的女青年吴云同一天来村里报到。“刚到村时,住处都没有,我和吴云一起住在村委会的图书室里,另有一间我们作厨房。”

最初的工作就是挨家挨户去做“精准识别”。奢嘎村3163人分布在13个村民组。她们走啊走,走遍了600多户。每天早上7点就出发,到村民家里照相、量房子、算收入,晚上回来做资料,与村两委一起汇总数据。那段时间,晚上经常摸黑回住处,煮两个洋芋,蘸着辣椒面,就是一顿饭。识别出来的贫困户,大部分是靠低保维持生活。看到他们的实际困难,王艳和吴云感到自己的工作很有意义。精准扶贫的前提就是精准识别,村民不会写申请的,她们就帮着写。

她们刚来时,奢嘎村还没有集体经济。后来村党委支部领办村集体合作社,村里才建起了养猪场,圈舍有210间,初步有了集体产业。再后来,村里有了卫生室、文化活动室、小超市,这些都是集体产业。2017年,村办公楼建成,她们搬了进去,一人住一间寝室。

2019年国庆节,驻村干部都没放假。王艳的丈夫是威宁彝族回族苗族自治县民族中学的教师,他利用假期来奢嘎村看望妻子。10月3日晚,王艳去乡政府参加全市脱贫攻坚电视电话会议,回村已半夜。深夜1点钟,她感觉肚子疼得厉害。她丈夫赶紧把她抱上车,送往邻近的赫章县古达乡卫生院。

花了3个多小时才到达古达乡卫生院。医生建议马上送赫章县医院,于是上了乡卫生院的救护车。驾驶员车开得很快,王艳的肚子疼得厉害,孩子出生的准备工作还一点都没做。一路上,王艳心里特别紧张,不知道会怎样。她后来回忆说:“快到野马川高速公路路口的时候,我告诉医生,感觉孩子快要出生了。孩子就真的出生了。”

县医院派来的救护车把产妇和婴儿都接到医院。早产两个多月的孩子只有1.9公斤,马上又被送去毕节市人民医院。王艳则留在县医院。她躺在床上,一面担忧孩子,一面还想着手上的工作

